

永清抗战十八图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中共永清县委党史办公室 编

03.16

前 言

今年是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的炮声揭开了日本侵略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同年九月十四日，日军渡永定河入犯永清，铁蹄所至，浩劫临头，烧杀淫掠，祸被城乡。素具抗暴传统的永清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揩泪以操戈，饮仇而上阵，八度寒暑，万千拼搏，用鲜血和生命奏响了抗日战歌，以浩气和忠魂续写着中华青史，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值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之际，我们谨就现有资料，选编十八题，辑印成书，以向战斗在永清大地上的先辈们致以緬

怀和崇敬之意,向曾就永清抗日工作有过积极影响的人们表达纪念之思,并为建设新永清的广大群众,奉献一束烂漫开放在抗战史册上的乡土之花。

编 者

一九八七年七月

目 录

胡春航壮烈殉国·····	(1)
马振华英勇就义·····	(6)
燕大娘妙策应变·····	(12)
裴兆福乔装截车·····	(17)
十小队智歼木园·····	(21)
三便衣巧俘敌将·····	(29)
守乡土勇士洒血·····	(33)
宿刘庄战友捐躯·····	(43)
王泽恩锄奸反正·····	(51)
李秀岭拒叛历险·····	(58)
南岔口高均牺牲·····	(68)
大青堡王达突围·····	(80)
分敌友一绝旧好·····	(85)
讲策略再辟老区·····	(94)

讨异己平肩毙命.....	(104)
巡麦田扒皮丧生.....	(113)
下七村崔匪伏法.....	(120)
李迁务金野遭擒.....	(126)

胡春航壮烈殉国

胡春航，1909 年生于永清县南关厢，1938 年 5 月投身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冀中五分区第二大队宣传科长、十专署永清县县长、第三联合县县长等职。

本篇系胡春航烈士身陷重围、壮烈殉国一节。

这是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夜，距永清县城东南九公里的西庞各庄村。从地主裕德堂的东走马门外到北去二、三十米的土壤处，二十几位三联县干部、战士的尸体躺卧在血泊之中。此刻千余名日伪军已奉命撤走，只有附近西三处据点的敌人和几个伪宪兵工作队的汉奸端着枪擎刀地向着走马门处涌过

来。他们晃着手电筒，逐个验看着抗日志士们的面庞，急切地盼着能够见到他们要找的人——十分区三联县县长胡春航。如果这位抗日县长也没能突出重围，那便又可以在“确保治安”方面大做文章了。

这时，土壤下传来汉奸梁占先的一声叫喊：“队长，在这儿！”

听到喊声，老鬼子米田和宪兵工作队队长贾树元急奔过去，两道电光一齐射向土壤下的遇难者的脸。

“胡春航！”贾树元惊喜地叫道。

不错，倒在土壤下面的人正是胡春航。二十一日夜十一时，胡春航率三十一名干部、战士插入西庞各庄村，驻进了这所八家地主相互联邇的大庄院。由于被人告密，翌日清晨遭日伪重兵包围。自上午十一时起，敌发起攻击，时缓时急的枪炮声一直持续到傍晚。

接着，日伪发动猛攻，偷袭入院，且大量施放毒瓦斯。危急中，胡春航率战士冲出裕德堂东走马门，企图破围北去，却遇到三处伏敌的机枪射击，战士纷纷中弹跌倒。胡春航两眼冒火，继续前冲，被射倒在土壕下。

米田见贾树元出语肯定，忙俯下身子，在胡春航的胸口摸了一把，欣喜地喊叫起来：

“死了的没有，抢救！”随着，一付军用担架抬到跟前，几个伪军七手八脚地把胡春航放上了担架。一个军医模样的日军为胡春航包扎完伤口，又给他注射了两针。过了一会儿，数十个日军押着担架上路了。

躺在担架上的胡春航慢慢苏醒过来。他睁开眼睛，眼前是一片昏暗。朦胧中，他辨出了路边那向后退去的绰绰树影，听清了日伪军那杂踏的脚步声。他极力地回忆着刚刚发生过的情景。蓦地，他明白了自身的处境。他要折身

起来抗争！不料，左臂才一用力，一阵巨烈的伤痛使他险些又昏晕过去。

担架停住了。贾树元凑近胡春航身边，轻声地呼唤着：“胡老师，胡老师。”

胡春航听到这熟悉的喊声，不由睁大了双眼。

“我是您的学生贾树元啊。”贾树元说，“胡老师，您不用胡思乱想的，我保险皇军锒铛待不了您。”

胡春航听清了，伏在他面前的竟是叛徒贾树元。这个无耻败类，在永清存实中学读过书，曾是自己的学生，后来投身抗日，一度当了十专署永清县县长，因经不起残酷环境的考验，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同县大队副队长梁占先等人投敌了。叛徒的一席话，在胡春航听来，分明蒙受到莫大侮辱。他不由怒火中烧，斥责说：“我不是你的老师，我没有你这样的学

生，你叫我老师，等于骂我八辈祖宗！”说罢，把头转了过去。

贾树元直起身，望着站在一旁的米田发愣。米田挥了挥手，担架又随着日伪军上路了。走到惠元庄，担架上的胡春航再没动一动。贾树元伴着日军军医走过来。那军医按亮手电筒，朝胡春航脸上晃了一下，随着又伸出只毛茸茸的手。猛地，他“哇啦”一声怪叫，连连向后退去。贾树元却象只呆愣愣的木鸡，伸长着脖子，被牢牢钉在了地上。

担架上，胡春航县长安静地仰卧着，那微微耸起的眉宇间，凝现着对敌人的刻骨深仇，昭示着炎黄子孙所固有的民族正气。他誓不与汉奸为伍，不与日寇两立，扯破衣角，将棉絮塞入咽喉，壮烈殉国了。

马振华英勇就义

马振华，永清县大沈庄人，奉基督教，曾就永清存实中学读书，毕业后则去后奕镇小学任教。任教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的影响和感召下，焕发了强烈的爱国思想。1940年冬，为策应冀中十分区武工队剿除日伪后奕据点，不慎泄密，凛然就义。

本篇写了烈士与抗日武工队取得联系后至就义前的一段情景。

一九四〇年的一个冬夜，后奕镇小学校里。

对于马振华老师来说，这是一个不平静的寒夜。他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清晰地映现着一幕幕往事。

他回想起与住在隔壁的日寇大平相识后的日子。当初，当自己信奉基督教的身分被大平知道后，这个日军小队长出于某种利用的目的，对自己曲意拉拢，尽量做出亲热、恭敬的样子，找了来谈东说西，表示愿意做个朋友。几次抓了中国人，一旦自己出面说情，大平也竟破例释放。当然，这里面也还有另一层关系，那就是由于自己的大哥马振安现为驻后奕伪振点的伪军队长。他相信，自己决不是那种认贼做父、没有气节的人，只是在目前情况下，不得不含仇饮恨地婉转应付。为此，自己总感到一种难言的苦闷与压抑。后来，因为接触了信仰共产党的人们，才开始从苦闷、压抑中获得了解脱。

他回忆起，多少天来自己曾被八路军武工队那些传奇般的抗日事迹激动得不能平静。为此，通过一位亲戚的关系，与武工队裴队长相

识了。从此，自己的报国之心更切了。今晚裴队长来访，给自己带来了为抗日出力的好机会。记得，当向裴队长讲完日伪军部署、画出大平的住屋草图后，裴队长投来的是多么热切的目光啊。

想到这里，他眼前浮现出令人兴奋的景象：根据自己提供的情报，八路军战士顺利攻入后奕镇敌巢；日寇小队长大平和日本兵们惊慌不已，欲逃无路；抗日英雄们持枪而立，日寇一个个丢下武器，乖乖做了俘虏……他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突然，大平那狰狞的面孔出现在他眼前。他曾亲眼见到，这个日寇小队长在迫害抗日志士的刑讯室里，眼睛里闪烁着魔鬼似的凶光，歪咧的嘴巴发出野兽般的嗥叫，两只粗笨的手沾满着殷红的血水。他不由愤怒地耸起浓眉，胸中翻卷着对异国强盗的仇恨烈焰，一位可敬

的民族英雄的壮烈诗句在耳畔轰鸣作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午夜已过，他仍然没有一丝倦意。他默想着即将实施的歼敌计划，思摸着克敌制胜的各种条件。这时，一个朦胧的念头潜入脑际：争取大哥反正，来个里应外合，不岂更有利……

天刚放亮，马振华折身而起，到伪军据点把马振安叫到自己屋里，先晓之以抗日救国大义，接着又对他倾诉了自己为八路军提供情报、争取他反戈一击的肺腑之衷。

马振安惊呆了。他万没想到二弟竟然闯出这样的大祸，他惊恐地朝屋外瞥了一眼，仿佛那大平队长正朝他狞笑。他不由一悸栗，随即作出一付难看的笑容：“二弟，你知道得多，我听你的。”

从马振华屋里出来，马振安立即去见他的上司于贵，把马振华对他讲过的话合盘托出，

做为自己保命邀功的资本。

于贵感到意外，很难相信做为大平队长朋友的马振华，真的会归向了八路军，成了抗日分子。然而，当他看到马振安竟敢赌头画押的时候，他不再犹豫了。于是，以打牌相邀，诱捕了马振华。而后，面见大平，将马振安的告密和画押一一呈报。

大平听了，气得暴跳如雷，命人带马振华。

马振华被带入大平的办公室，威严地昂起着不屈的头。

大平拍案叫道：“马振华，你的明白？”

回答大平的是蔑视的目光和从容的缄默，这倒使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收敛起了凶焰，转缓口气说：“马先生，你和裴小个子的事情我的统统明白，你的明白？”

“明白。”马振华朗声说。

“你的基督教的干活，共产党是反对的，你的明白？”大平凝视着马振华，继续说，“皇军的保护你，我们兄弟的一般，你勾结八路谋害皇军，良心地有？”

马振华一声冷笑，斩钉截铁地说：“你忘了，我是个中国人！”

“啊。”大平的胖脸一下子红到耳根，咆哮道：“我大大的明白，枪毙！”

马振华被子贵偷偷押往辛店严刑审讯，并派人到大沈庄去抓他的家属。由于武工队得知马振华落难的消息后，早已把家属转移，使敌人扑了个空。

敌人的刑具没有能使马振华屈服，只好凭借那罪恶的枪弹为自己解嘲了。

断头奈何英烈志，凛凛正气天地存。抗日志士马振华英勇就义了。时间是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四日。

燕大娘妙策应变

燕大娘，未详其名，大青堡村人，其家是抗日堡垒户。抗日战争期间，曾多次掩护抗日干部脱险。

本文记述了燕大娘掩护赵玉歧区长的真实故事。

一九四二年夏，某日。

拂晓，区长赵玉歧带着工作了一夜的疲劳，潜入大青堡堡垒户燕大娘家。早饭做好了，大娘要他吃饭，他摇摇手，走入正房西间，往炕上一扔就睡着了。

大娘在东间里摆好饭桌，刚抄起筷子，又放下了，对儿子小丙寅说：“你到门外边看看，有没有什么动静，回来再吃。”

小丙寅出了门，穿过房西面的过道，往街